

寻人不遇

〔美〕 比尔·波特 著 曾少立 赵晓芳 译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寻人不遇



比尔·波特 著
曾少 译

方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寻人不遇/(美)比尔·波特著;曾少立,赵晓芳
译.--2版.--成都:四川文艺出版社,2018.6
ISBN 978-7-5411-5086-9

I.①寻… II.①比…②曾…③赵… III.①随笔-
作品集-美国-现代 IV.①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77894号

XUN REN BU YU

寻人不遇

[美] 比尔·波特 著

曾少立 赵晓芳 译

责任编辑 王筠竹

特邀编辑 张 芹 赵 晶

版式设计 乐阅文化

封面设计 古涧千溪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7(发行部) 028-86259303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排 版 北京乐阅文化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150mm×230mm 1/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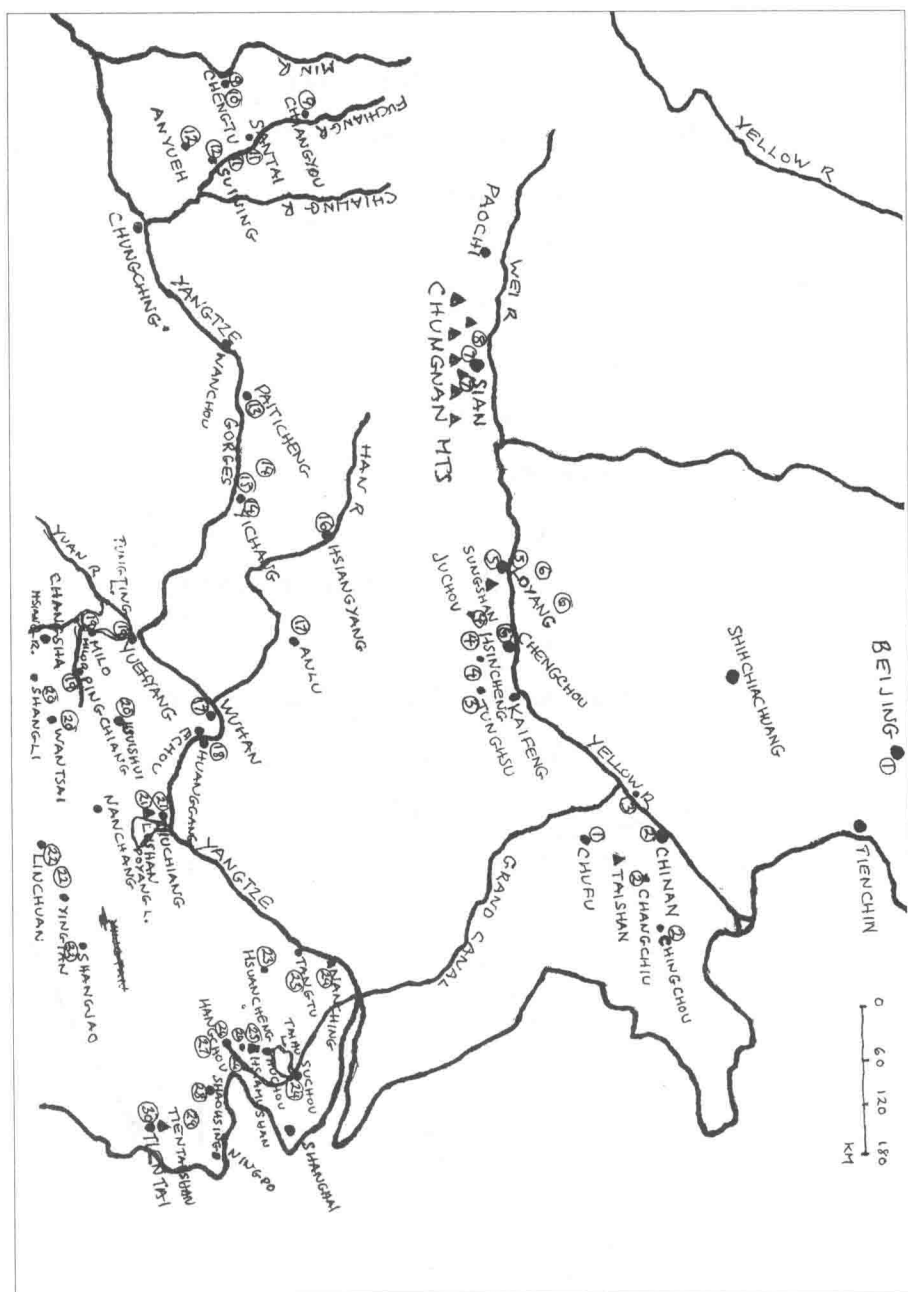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 21 字 数 300千

版 次 2018年6月第二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5086-9

定 价 48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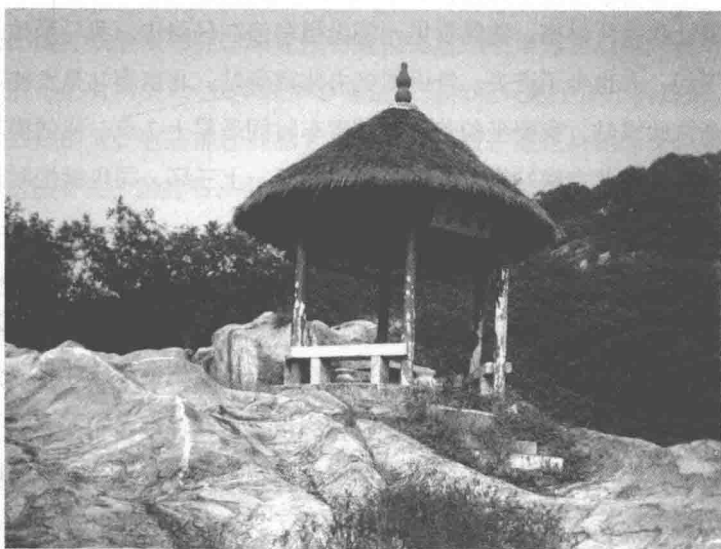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- 第一天 陈子昂、无名氏（诗经）、李白、杜甫 1
- 第二天 李清照、辛弃疾 15
- 第三天 曹植 27
- 第四天 阮籍、成公绥、白居易、欧阳修、苏轼 37
- 第五天 孟郊、韩愈、杜甫、白居易 51
- 第六天 老子、李商隐、王维、阮籍、刘禹锡 61
- 第七天 王维、杜甫、柳宗元、韩愈、杜牧 71
- 第八天 韦应物 83
- 第九天 李白、杜甫 93
- 第十天 薛涛 103
- 第十一天 杜甫、陈子昂 111
- 第十二天 贾岛、韩愈、无可禅师 123
- 第十三天 杜甫、李白 135
- 第十四天 屈原、骚坛诗社 145
- 第十五天 白居易、苏轼、欧阳修 155
- 第十六天 孟浩然、王维、李白 163

- 第十七天 李白 173
- 第十八天 苏轼 183
- 第十九天 杜甫、屈原 191
- 第二十天 谢灵运、黄庭坚 201
- 第二十一天 韦应物、白居易、陶渊明 213
- 第二十二天 王安石、辛弃疾 225
- 第二十三天 谢朓、李白 237
- 第二十四天 王安石、范成大 249
- 第二十五天 皎然禅师、石屋禅师 261
- 第二十六天 孟郊、朱淑真 275
- 第二十七天 苏轼、白居易、林逋 287
- 第二十八天 陆游 295
- 第二十九天 李白、谢灵运 305
- 第三十天 丰干禅师、寒山禅师、拾得禅师 317

第一天

陈子昂、无名氏（诗经）、李白、杜甫



凌晨5点半，太阳还未升起，我从北京友谊宾馆退了房。这家环境优美、花园酒店，曾经是一个“又红又专”的地方。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它专门用来招待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“外国专家”。现在，我这个“美帝分子”也冒充一把“又红又专”，在北京这个高消费的城市里享受着免费食宿。接待我的，是我的中国出版人，他曾经是中国教育部某个部门的领导。

一到街上，我就寻找最近的地铁站。仅两分钟，北京的“秋老虎”就让我大汗淋漓。猛然看见一辆出租车停在马路边，我赶紧拉开门放下包，人也坐了进去，告诉司机去北京南站。北京南站是发往南方的高铁始发站。我要坐的首班车，发车时间是早上7点。我估摸着从友谊宾馆到北京南站得一个多小时，然而一上三环，司机就把时速飙到一百公里以上，在朦胧的晨曦中颇有梦幻感。

透过车窗，我远远地望见始建于公元1083年的天宁寺塔。这是北京最古老的建筑之一。在天宁寺塔以北几百米的地方，也就是现在白云观的所在地，应该还有另一座塔——幽州台，这才是我要寻找的，可惜它已经消失了一千年。幽州是北京的古称。公元696年的某一天，唐朝诗人陈子昂登上幽州台，向城南远眺，写下了著名的《登幽州台歌》：

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

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

最早诠释《诗经》的《毛诗序》提出了“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”的观点。尽管不是所有诗人都言为心声，然而中国人是幸运的，他们拥有许许多多像陈子昂这样的伟大诗人。他们与我这个“老外”一起分享着这些伟大诗人的心灵，我对此心存感激。为此，我决定用三十天的时间，去拜谒这些伟大的中国诗人的故园和陵寝。今天，正是这

次三十天旅程的第一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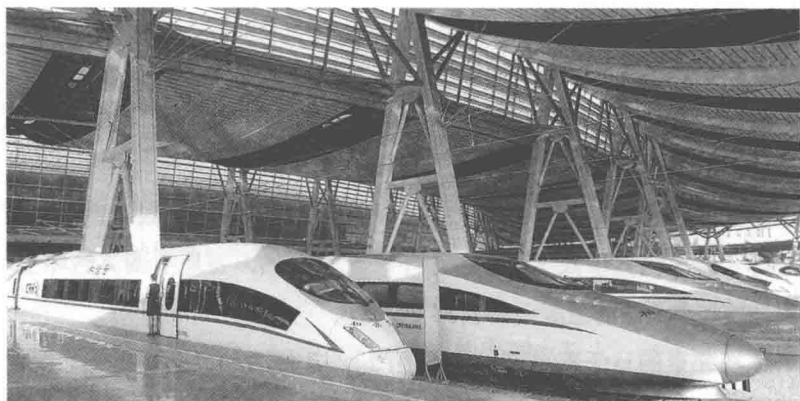
告别天宁寺塔和陈子昂的诗才几分钟，出租车便驶进了北京南站。一看表，竟然提前了一小时。北京南站很大，整体外观有点像机场航站楼，不同的是外面没有免费行李车。

我在广告牌似的电子时刻表上查到自己所乘车次的候车室，在一排排金属座椅当中找了个座位坐下。天气很热，要是空调突然坏了，我估摸候车大厅的温度会突破 38℃。

在北京的日子真可谓“马不停蹄”，各种活动、见面会一个接着一个。就在昨晚，我还参加了一家房地产公司赞助的中国隐士文化研讨会，直到晚上 10 点才回房间洗的衣服，现在还没干透，穿在身上湿漉漉的。谁让我想卖书呢，毕竟作者直销比走书店渠道更划算。正所谓“有所得必有所失”，我不能事事挑剔，湿衣服只是个小小的遗憾，何况这么热的天，它还能让我感到凉快呢！不过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写的这些有关中国的书，中国人比美国人更感兴趣。

开始检票了，我随人流乘电梯下到站台。十二列洁净的乳白色高铁在晨曦中闪闪发亮，随时准备奔赴这个东方大国的南方。我要坐的这趟车共有十六节车厢，终点站是一千三百公里以外的上海。如果列车不晚点，行程是五个半小时。我冒着汗上了车，坐在司机后面的位置上。这个位置是我特意请出版人帮我订的，因为我在网上见过一张带密封玻璃的驾驶舱照片，我想如果坐在司机后面，也许可以掠过他的肩膀看到向后疾驰的铁轨。没想到，乘务员把包厢最前面的其他五个座位全占了，把我夹在中间，颇不自在。更令人失望的是，隔离驾驶舱的不是普通的透明玻璃，而是毛玻璃。显然，火车的时速高达三百五十公里，司机对有人掠过他的肩膀朝外看会感觉不爽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司机的操作台上有个按钮，可以控制毛玻璃和透明玻璃互相切换，具体的工作原理就不得而知了。

刚一坐好，乘务员过来了，问我要不要来杯咖啡。她没有提供“茶”这个选项，我想大概因为我是个“老外”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客随主便吧。几分钟后，咖啡来了，还有一堆免费的小零食——山楂片、



北京南站

口香糖、速溶阿胶颗粒等。口香糖大概是为了遮盖阿胶的气味吧。

火车一出站，司机立马提速。五分钟后，电子显示牌上的时速已超过三百公里，北京城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。车窗外雾蒙蒙一片，能见度只有几百米。不到两个小时，火车就到了曲阜，要知道这里离北京可有五百公里啊！从曲阜一下车，我顿时觉得穿越到了公元前 500 年。和我一起玩穿越的，还有另外三个人。剩下的人，就继续乘车奔赴 21 世纪的上海或别的什么地方去了。到了出站口，我的朋友埃里克·鲁已经等候在那里了。

埃里克在中国干了三十年旅游业，和我的另一个朋友安迪·弗格森一起组织到过中国的禅修旅游。这并不是他们的主业，却也比单纯组织去看兵马俑或游长城挣得多。埃里克的家就在济南附近，他今天将有一天的时间，带我参观孔子的故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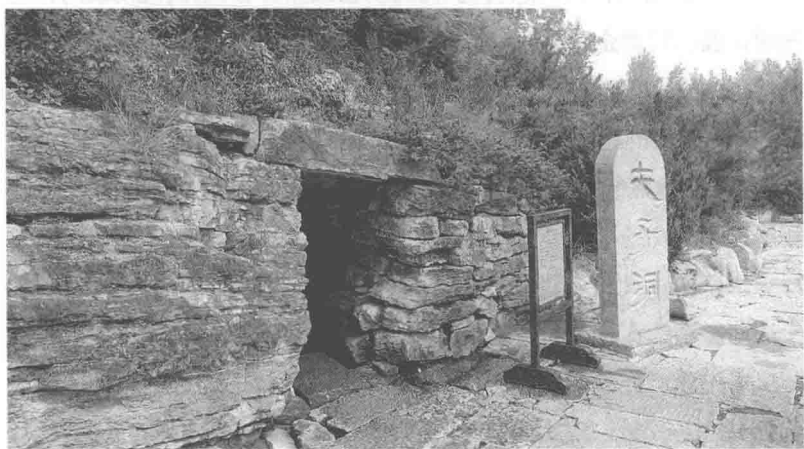
会合以后，我们立即驱车向东南进发，那里是孔子的出生地——尼山。尼山距火车站不远，仅三十公里的路程，而且路也好走。乡村的空气与北京相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，尤其是沂河岸边，空气清新得让人永生难忘。农民把松树枝铺在马路上，让过往车辆把上面的松果辗压下来。虽然车流量不大，不过对他们来说足够了。农民把这些松果收集起来，然后卖给提炼精油的厂家。因此整条马路芳香四溢，令人神清气爽。

走了一段松枝路，我们就到达尼山脚下了。我在售票口买了一张成人票，埃里克有导游证，他可以免票。我俩没按常规游览路线从入口进去，而是从出口进去的。因为那里是孔子出生不久便被母亲遗弃的地方，我想先睹为快。

我们手头的旅游册上说，孔子的被遗弃可能与他的相貌有关。他那宽大而突出的额头，给人印象极深，或许还有史书未记载的迥异于常人的其他生理特征。另一种说法是，他是因为出身问题而被遗弃。孔子出生时，母亲才二十多岁，而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，而且他是由父母野合而生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父母要野合，也许这隐喻着某种不正常或伤风败俗吧。当然，孔子被遗弃的故事，本身就疑点重重；同样的事情，还发生在周王朝的先祖后稷身上。

不管怎么说，孔子最后没有死，他活下来了。一只雌虎和一只雄鹰收养了他。我们走进一个岩壁不断渗水的洞穴，弯着腰，踩着人们垫在地上的石块，一直走到深处。里面有一块很大很平整的石头，我想，这也许就是孔子当年的婴儿床吧。

看完该看的東西，我們退出來，沿着一條石徑拾級而上。這裡不像是山，更像是一個土丘。我突然明白為什麼孔子的名字叫“孔丘”了。走到半道，石徑變成了長滿青苔的土路。我們的頭頂是千年雪松



夫子洞

的浓荫，小径的尽头是尼山书院。据说孔子曾在这里讲学，但我表示怀疑：这里离曲阜很远，夏天来这里避暑隐居还差不多，至于讲学嘛，你信吗？

看那些讲堂里桌椅板凳的模样，与其说是孔圣人的弟子用的，不如说是给乡村私塾的蒙童用的。这里的林林总总，似乎总想提醒来访者，孔老夫子以前在这里正襟危坐，就像《论语》记载的那样朗声吟道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”那么问题来了，孔老夫子教授的课都有哪些呢？可以肯定有礼教和乐教，这是他最喜欢的科目，当然还包括诗教。

出了书院，我们沿着主路下山，向公园入口而去。其间，我们在两处杂草丛生的庙宇稍作逗留：一处是启圣王殿，奉祀孔子父亲的；一处是毓圣侯祠，奉祀山神的。在古松葱茏的毓圣侯祠，有一通《元修尼山孔庙记碑》，刻于元惠宗至正二年（1342年）。

在下山的途中，我们在观川亭逗留了一会儿。这里就是孔夫子感叹生命流逝的地方。面对沂河水镇日站立，他给了生命一个精巧的隐喻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（《论语·子罕篇》）这时我想到了哲学家赫拉克利特，他也是临流而立，看着河水在森林中出现又消失。面对如此奇人奇景，我耸了耸肩：是的，我只有朝圣的份儿。

回到曲阜后，我又想起孔子的慨叹。是的，人生就像一条河，此一时，彼一时。企图寻找生命的全部意义，是不现实的执妄。赫拉克利特也说“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”。我们逝去的是什么，留下的又是什么？我的思绪如沂河之水，滚滚而来，汤汤不竭……

穿过老城后，开始向西走舞雩坛路。沂河流到这里，形成了南部的护城河。过了一个街区，我们停下来参观舞雩台（又称舞雩坛）。舞雩坛路即由此得名。《论语》记载，有一天孔子问弟子们，他们最大的理想是什么。有的说要治国安邦，有的说要强国富民，还有的说要执事宗庙，而曾皙却说：“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（暮春时节，穿上春天的衣服，与五六位成人、六七个童子到沂河沐浴，到雩台吹风，然后一路咏唱

而归。)孔子对弟子们感叹道:曾皙同学想的跟我一样啊。

中国人在暮春的三月三进行沐浴,这是一个古老的仪式。今天它已演变成清明节,主要是祭扫先人的陵墓,在中国的老外把它称作“扫墓日”。汉语的“清明”二字,即是“扫除”“清洁”之意。我们来到舞雩台,这里曾是孔子、曾皙等人的舞蹈咏唱之所,而如今只是一个被植被覆盖的十米高的土墩。我本想找一条爬上土墩的路,却发现土墩都被石栏杆围了起来,里面种着密匝的雪松。我绕着土墩转了一圈,没发现一个入口。毫无疑问:谁都可以在舞雩台上舞蹈、在附近的沂河沐浴的时代早已经远去了。沂河在流逝,时代在变迁啊。

然后我们奔向下一个目标——周公庙,它位于曲阜城东北。曲阜曾经是东周时期鲁国的都城,是周公的分封地。周王朝在公元前1046年建立。孔子是周公的粉丝,崇敬周公,效法周公的礼乐,认为礼乐教化会使公室的风气好转。与周公有关的两本书——《诗经》《易经》,都有孔子的贡献。

参观周公庙成了我们的顺路之举,本不在行程安排之内。来到周公庙,我和埃里克是这里仅有的两位参观者。穿过大殿,映入眼帘的是十多株古松和一些石碑。石碑上满是铭文,其中包括一篇《金人铭》,文辞据说出自公元前2600年的黄帝之手,是老子《道德经》的思想源头。周公庙的大部分铭文已经磨蚀得模糊不清了,只能依稀认得前面的“言多必失,行多必悔”等一些残章。因为铭文上能认出的字不多,我们走个过场,然后进了空荡荡的大殿。

在大殿门口,我们停下来审视另一座记载周公庙历史的石碑。此碑已碎,仅留下后半部分。我们闲逛的时候,一只奇特的鸟一直跟着我们,它的样子,我没在任何中国鸟类图书中见过。还有十来只麻雀,貌似也对我们进入它们的领地表示好奇。

这地方如此冷清,倒提醒了我们,可能大伙儿都在吃午饭。一看表,确实到饭点了。于是我们便驱车穿过古北门,就近找了一个食宿两用的饭店。在那儿,我们依然是唯一的顾客。显然,这里因为可看的東西少,游客也少。埃里克点了满满一桌菜,囊括了当地的众多



孔子墓

特色小吃，如熏豆腐、麻酱拌豆角、煎饼卷大葱等，还有冰啤，足够四五个人吃了。中国人吃饭不喜欢“光盘”，觉得尴尬，我无所谓，胃口好，总是一扫而光。

吃完饭我们就开拔，驱车向北去孔林。孔林是孔子后裔及其孔姓同宗的陵园。在曲阜，自称是孔子后裔的高达三万人，这听起来挺奇特，却是真的。前方出现一处路障，再过去就是孔林了。埃里克在车里等着，我打了辆三轮车，穿过路障，在大门口买了门票，进到孔林古老的牌坊。我以前来过这里，这次重游发现路边原来卖小纪念品的摊子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长溜准备拉客的电瓶车。我没搭理电瓶车，又穿过两道拱门和一座小石桥。小石桥名叫洙水桥，其实它下面的河道已经干涸了。为防洪涝，洙水已经改道。洙水桥的北面是一座庙，供奉着孔子木主，叫享殿。过了享殿，就是通往孔子墓的甬道了。

孔圣人的陵墓非常简单，就是一座长满草的土丘，两通石碑。后面那通较小，貌似年代较久远，上面用篆书刻着“宣圣墓”三个字；前面那通大的，则用篆书刻着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七个字。孔子之所以谥号一个“宣”字，是因为从两千年前的汉朝开始，孔门儒学一直被奉为帝王治国的正统学说；“宣”有“宣讲、传扬”之意，符合孔子“万世师表”的身份。

我一直在等，等到别的游客都离开了，我一个人走上前去，极其虔诚地倒了两杯酒。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威士忌，但这种甜玉米酿造的酒，我想孔子是不会拒绝的。再说了，《论语》记载孔子很能喝，他曾说过：“美哉！惟酒无量，不及乱。”对于饮酒，我与孔子持同样的观点。一杯酒对我们彼此都是小意思，况且也符合他的圣言。我把祭祀他的那杯浇在石碑和墓冢上，干了自己这杯，然后回到埃里克的汽车里。

接下来我们还要拜谒洙泗书院，它在洙水和泗水之间，故此得名。相传这里是孔子删选《诗经》的地方。为期三十天的中国古代诗人寻踪朝圣之旅，我之所以选择曲阜作为第一站，就是因为洙泗书院。不巧前面正在修路，我们停车向收割玉米的农民问路，他们说从后面步行绕过一条土路就能到。等我们绕到书院时，大门紧闭，门从里面闩



洙泗书院

上了。在曲阜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几乎要崩溃。这个地方对我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《诗经》是中国诗歌的源头。我估摸着可能是因道路施工没游客来，所以这里的工作人员就放假了。出于习惯，我很无奈地拍了拍门。没想到这一拍，惊醒了沉睡的诗神——原来，看门人正在里面打盹儿呢。

巨大的木门吱呀呀地打开，埃里克和我再次惊呆：这里太冷清了！除了看门人，只能看到几只野鸟和一群觅食的鸡。两座大殿空荡荡的。殿外石碑上的文字也被风吹雨蚀，斑驳难辨。就在这时，我在侧殿里发现了一位年轻的女士，便走过去问她在这里做什么。也许是我这个外国游客的中国话听起来怪怪的，她先是怔了一下，然后回答说她被派来协助把这里改造成演讲厅。接着她向我讲解，前殿始建于明朝，正是孔子当年讲学的原址；她现在工作的偏殿，则是原来孔子编选《诗经》和起居的地方。

两千多年来，经孔子之手删选的“诗三百”，反复被中国人吟诵着，征引着，代代不息。近年来，有学者开始质疑数百年来对《诗经》的传统解读，并试图把诗歌从道德和义理的诠释中解放出来。颇具反讽意味的是：这些质疑，大部分孔子本人就曾提出过。近年来发现了一批约公元前300年的战国竹简，其中有一部分涉及孔子讲授《诗经》的内容，学界称其为《孔子诗论》。遗憾的是，这批竹简目前并不完整。它们最早存于湖北郭店镇的一座楚墓，后被盗墓贼盗出，卖到文物黑市上。我们目前看到的这部分，是一位香港爱国古董商赎买回来的，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。尽管这些竹简可能还存在错简的问题，但它们足以让学者们相信，我们现在对《诗经》很多篇章的解读，已经不合《诗经》的原意了，或者至少说明，孔子是怎样解读《诗经》的。那么，作为史上最早的教师，孔子是如何讲解《诗经》的呢？

就算回归《诗经》原意，剥离掉后世附加的那些微言大义，也丝毫不影响《诗经》的艺术价值。柯·马丁教授曾经对这本书做出这样的评价：“它是中国诗歌的活化石，最初我们做选本的时候，远远没有料到它具有如此不可超越的历史价值。它不仅是一部上古时期的诗歌

总集，而且是研究后世文献的一条路径。仅凭这点，就值得学好汉语。”

事实确实如此。《诗经》里的诗，与一千多年后中国诗歌黄金时代的唐诗相比，其形式要质朴得多。但它们仍然是诗，这就是我今天来到这里顶礼《诗经》的原因。尽管《诗经》里有大量篇章古拙得乏味，但像《衡门》这样的作品，也有数十篇之多。

衡门之下，可以栖迟。泌之洋洋，可以乐饥。

岂其食鱼，必河之鲂。岂其取妻，必齐之姜。

岂其食鱼，必河之鲤。岂其取妻，必宋之子。

不需要微言大义似的借题发挥，这首诗的主旨就是提醒读者们：自足是一种美德。对世人来说，这种提醒多多益善。修身和道德教化，是中国古诗的一个重要功能。

和其他民族的诗歌一样，《诗经》里自然也有爱情诗，如《野有蔓草》：

野有蔓草，零露漙兮。有美一人，清扬婉兮。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。

野有蔓草，零露瀼瀼。有美一人，婉如清扬。邂逅相遇，与子皆臧。

必须承认，这些诗虽然朴拙，也比我表达类似情感时偶尔写的东西强太多了。它们做了诗歌该做的事：发出心灵的声音。

无论是否声称理解了《诗经》的原意，我们都不会低估它在中国文明史程中所起的作用。虽然有的诗我们不解其意，也不明白孔子选诗的依据，但他确实让诗歌在中国享有重要地位。这种地位在西方从未有过，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有。孔子把言志抒情的诗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要素。从此以后，一个不会作诗的人是无法在朝廷做官的。诗成了出仕的门槛之一。正因为有了孔子，才催生了写诗的李白和杜甫。而且，李、杜二位为了表达对孔子的敬意，同时来到了曲阜，这是中国历史上两位最伟大的诗人的又一次历史性会面。